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七　起屠維大淵獻二月盡重光赤奮若六月凡二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下

元和十四年二月李聽襲海州克東海朐山懷仁等縣　海州治朐山本漢朐縣後人加山字東海漢贛榆縣地後齊置東海縣屬東海郡隋初廢郡及縣入廣饒縣仁壽元年改廣饒曰東海避太子諱也唐屬海州九域志在州東一十里懷仁縣

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廢州置義塘郡及懷仁縣隋廢郡以縣屬海州九域志在州北八十里宋白曰海州懷仁縣本漢贛揄縣地按漢贛揄今縣東北三十里贛揄古城是也梁於此置黄郭戍後魏置義塘郡理黄郭城領義塘歸義懷仁三縣高齊移義塘郡及懷仁縣並理今密州莒縣界隋開皇廢郡移懷仁縣理此今縣理是也

李愬敗平盧兵於沂州拔丞縣

丞漢縣後魏置蘭陵郡隋廢郡為蘭陵縣武德四年改曰丞縣後屬沂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宋白曰丞漢舊縣春秋時鄫國也晉置蘭陵郡理丞城按前此丞縣理在今縣西一里漢丞縣故城是也隋開皇十六年置鄫州及丞縣尋廢州及縣仍移蘭陵縣置於廢鄫州故城中唐人改蘭陵為丞縣縣西北有丞水敗補邁翻丞時證翻

李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

鄆州城塹修守備治直之翻塹七艷翻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正臣之孫也劉正臣見二百一十七卷肅宗至德元載師道使之將兵萬餘人屯陽穀以拒官軍悟務為寛惠使士卒人人自便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度河悟軍無備戰又數敗數所角翻或謂師道曰劉悟不修軍法專收衆心恐有他志宜早圖之師道召悟計事欲殺之或諫曰今官軍四合悟無逆狀用一人言殺之諸將誰肯為用是自脱其爪牙也師道留悟旬日復遣之厚贈金帛以安

其意悟知之還營陰為之備師道以悟將兵在外署悟子從諫門下別奏門下別奏者使厕負牙門下傔別奏補官也唐六典凡諸軍鎮大使三品已上傔二十五人別奏十人副使傔二十人別奏八人總管三品已上傔十八人別奏六人子總管四品已上傔十一人別奏三人若討擊防禦遊奕使副使傔準品各減三人別奏各減二人總管及子總管傔準品各減二人別奏各減一人若鎮守已下無副使或隷屬大軍鎮者使已下傔奏並四分減一所補傔奏皆令自召以充從諫與師道諸奴日遊戲頗得其陰謀密疏以白父又有謂師道者曰劉悟終為患不如早除之丙辰師道潛遣二使齎帖授行營兵馬副使張暹令斬悟首獻之勒

暹權領行營時悟方據高丘張幕置酒去營二三里二使至營密以帖授暹暹素與悟善陽與使者謀曰悟自使府還還音旋又如字頗為備不可忽忽暹請先往白之云司空遣使存問將士兼有賜物請都頭速歸軍中稱都將為都頭同受傳語傳語謂師道遣使者所傳言語也如此則彼不疑乃可圖也使者然之暹懷帖走詣悟屏人示之屏必郢翻又甲正翻悟潛遣人先執二使殺之時已向暮悟按轡徐行還營坐帳下嚴兵自衛召諸將厲色謂之曰悟與公等不顧死亡以抗

官軍誠無負於司空今司空信讒言來取悟首悟死諸公其次矣且天子所欲誅者獨司空一人今軍勢日慼吾曹何為隨之族滅欲與諸公卷旗束甲卷與捲同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言奉行詔旨以誅李師道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諸公以為何如兵馬使趙垂棘立於衆首良久對曰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邪立斬之徧問其次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并斬軍中素為衆所惡者惡烏路翻凡三十餘尸於帳前餘皆股栗曰惟都頭命願盡

死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帑近其靳翻帑它朗翻其使宅及逆黨家財任自掠取使宅謂節度使所居也有仇者報之使士皆飽食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即行人銜枚馬縛口遇行人執留之恐行人遇兵走還城報師道令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使聽城上柝聲絕天明則柝聲絕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主帥文書下諸將謂之帖門者請俟寫簡白使古者聯竹為簡策以寫書後世因謂書為簡白使謂白節度使使疏吏翻十人拔刃擬之皆竄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譟譁動地

比至比必利翻及也子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凡大城謂之羅城小城謂之子城又有第三重城以衛節度使居宅謂之牙城尋縱火斧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過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力不支皆投於地悟勒兵升聽事使捕索師道索山客翻師道與二子伏厠牀下索得之索山客翻悟命置牙門外隙地使人謂曰悟奉密詔送司空歸闕然司空亦何顏復見天子復扶又翻師道猶有幸生之意其子弘方仰曰事已至此速死為幸尋皆斬之代宗永泰元年李正已得淄青四世五十四年而滅自卯至午悟乃命兩都虞候

巡坊市禁掠者即時皆定大集兵民於毬場親乗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文武將吏且懼且喜悟見李公度執手歔欷出賈直言於獄直言被囚見上卷上年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鄆也趨七喻翻潛使人以其謀告田弘正事成當舉烽相白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為助功成之日皆歸於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巳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函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淄青

等十二州皆平弘正初得師道首疑其非真召夏侯澄使識之澄熟視其面長號隕絕者久之乃抱其首舐其目中塵垢復慟哭弘正為之改容義而不責識如字辨識也號戶刀翻舐直氏翻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夏侯澄侖見上卷上年 壬戌田弘正捷奏至乙丑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為淄青宣撫使已巳李師道首函至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嗚呼兼并易也堅凝之難讀史至此盍亦知其所以得鑒其所以失則知資治通鑑一書不苟作矣 上命楊於陵

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庫虛實分為三道使之適均 於音烏 以鄆曹濮為一道 鄆音運 濮音卜 淄青齊登萊為一道兖海沂密為一道上從之劉悟以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將佐更易州縣長吏 更工衡翻 謂其下曰軍府之政一切循舊自今但與諸公抱子弄孫夫復何憂 復扶又翻 下復須同 上欲移悟它鎮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

弘正日遣使者詣悟託言修好實觀其所為悟多力好手搏好呼到翻得鄆州三日則教軍中壯士手搏與魏博使者庭觀之自摇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離力智翻坐徂卧翻弘正聞之笑曰是聞除改除改謂除書改授它鎮登即行矣言登時即行也何能為哉庚午以悟為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言驚遽失守不知所為明日遂行弘正巳將數道比至城西二里與悟相見於客亭客亭驛亭送迎使客之所即受旌節馳詣滑州辟李公度李存郭昈賈直言以自隨悟素與李文會善既

得鄆州使名之未至李文會出登州見上卷上年聞將移鎮耶存謀曰文會佞人敗亂淄青一道敗補邁翻滅李司空之族萬人所共讎也不乘此際誅之田相公至務施寬大將何以雪三齊之憤怒乎自項羽分齊為三以王田市田都田安遂有三齊之名後人因而言之乃詐為悟帖遣使即文會所至取其首以來使者遇文會於豐齊驛斬之據梁敬翔編遺録豐齊驛當在齊州東南三十里宋白曰齊州禹城縣有漢祝阿故城在豐齊驛東北二里比還比必利翻及也還音旋又如字悟及耶存已去無所復命矣文會二子一亡去一死於獄家貲悉為人

所掠田宅沒官詔以淄青行營副使張暹為戎州刺史劉悟奏言其功也　癸酉加田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先是李師道將敗數月先悉薦翻聞風動鳥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犯者有刑弘正既入鄆悉除苛禁縱人遊樂樂音洛寒食七晝夜不禁行人弘正特為此示鄆人以寛大耳

案寒食之說不同初學記曰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脩火禁於國中注云為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洪容齋曰先賢傳曰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曰并州俗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以太原上黨西河皆冱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

食此注已見前或諫曰鄆人從為寇敵今雖平人心未安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為暴者既除宜施以寛惠若復為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愈賢也勝也復扶又翻先是賊數遣人入關截陵戟焚倉場流矢飛書以震駭京師沮橈官軍事見二百三十九卷十年數所角翻沮在呂翻橈奴巧翻有司督察甚嚴潼關吏至發人囊篋以索之索山客翻然終不能絶及田弘正入鄆閱李師道簿書有賞殺武元衡人王士元等及賞潼關蒲津吏卒案乃知鄆者皆吏卒受賂於賊容其姦也案文案也

亦謂之案牘史言關津不足以禁姦乃所以容姦　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請自禁中用印而出付史上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史言憲宗此事得為君之體

三月戊子以華州刺史馬揔為鄆曹濮等州節度使己丑以義成節度使薛平為平盧節度淄青齊登萊等州觀察使自是之後淄青專平盧之號而鄆尋賜號天平軍矣以淄青四面行營供軍使王遂為沂海兖密等州觀察使為王遂以嚴酷召亂張本

横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

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鄉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夏四月丙寅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横為患横戶孟翻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横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史言

反側之地擇帥不可不詳處昌呂翔

辛未工部侍郎同平章事程异薨

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陰擠之擠子細翻又子西翻

考異曰舊傳曰鎛與宰相李逢吉令狐楚合勢擠度故出鎮按逢吉時在東川楚在昭義皆不為相今不取按後昭義當作河陽

丙子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皇甫鎛專以掊克取媚掊蒲侯翻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以儒衡上疏將報怨邪鎛乃不敢言儒衡元衡之從父弟也從才用翻

史館修撰李翺上言貞觀三年置史館於門下省有修撰四人掌修國史以

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徳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屏必郢翻又畀正翻改税法不督錢而納布帛自建中初揚炎定兩税法不令民輸其土之所産而督錢絶進獻寛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盗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數所角翻塞悉則翻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之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以陛下天資上聖如不惑近習容悦之辭任骨鯁正直之士與之興大化可不勞而成也

若不以此為事臣恐大功之後逸欲易生易以豉翻進言者必曰天下既平矣陛下可以高枕自安逸枕職任翻如是則太平未可期矣　秋七月丁丑朔田弘正送殺武元衡賊王士元等十六人詔付內京兆府御史臺徧鞫之皆款服款誠也言吐誠而伏罪也京兆尹崔元略以元衡物色詢之則多異同元略問其故對曰恒鄆同謀遣客刺元衡恒戶登翻刺七亦翻而士元等後期聞恒人事已成遂竊以為已功還報受賞耳今自度為罪均度徒洛翻終不免死故承之上亦

不欲復辨正悉殺之（復扶又翻）戊寅宣武節度使韓弘始入朝（蔡鄆既平韓弘始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雜繒三萬金銀器千（繒慈陵翻）而汴之庫廄尚有錢百餘萬緡絹百餘萬匹馬七千匹糧三百萬斛（史言韓弘善完聚）己丑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赦天下

兗海沂密觀察使王遂本錢穀吏性狷急無遠識（狷古掾翻）時軍府草創（是年三月方分四州置觀察）人情未安遂專以嚴酷為治（治直吏翻）所用杖絕大於常行者（唐制凡杖皆長三尺五寸削去節目訊杖大頭

徑三分二氂小頭二分二氂常行杖大頭二分七氂小頭一分七氂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有半每詈將卒輒曰反虜又盛夏役士卒營府舍督責峻急將卒憤怨辛卯役卒王弁與其徒四人浴於沂水沂州治臨沂縣以臨沂水名之也密謀作亂曰今服役觸罪亦死奮命立事亦死死於立事不猶愈乎明日常侍與監軍副使有宴軍將皆在告直兵多休息常侍謂王遂也副使謂觀察副使也在告謂休假在私室也直兵直衛之兵也吾屬乘此際出其不意取之可以萬全四人皆以為然約事成推弁為留後壬辰遂方宴飲日過中弁等

五人突入於直房前取弓刀直房直兵之所舍之室也徑前射副使張敦實殺之射而亦翻遂與監軍狠狽起走弁執遂數之以盛暑興役用刑刻暴數所貝翻立斬之傳聲勿驚監軍弁即自稱留後升廳號令與監軍抗禮名集將吏參賀衆莫敢不從監軍具以狀聞　甲午韓弘又獻絹二十五萬匹絁三萬匹絁式支翻銀器二百七十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

尊號又進奉亦謂之賀禮史歷言元和進奉之弊丁酉以河陽節度使令狐楚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楚與皇甫鎛同年進士故鎛引以為相裴度之視師也令狐楚出翰林今皇甫鎛引而相之亦所以杜度之再入朝廷聞沂州軍亂甲辰以棣州刺史曹華為沂海兗密觀察使　韓弘累表請留京師八月己酉以弘守司徒兼中書令癸丑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同平章事充宣武節度使弘靖宰相子弘靖張延賞次子延賞相德宗少有令聞少詩照翻聞音問立朝簡默河東宣武闕帥帥所類翻朝廷以其位

望素重使鎮之弘靖承王鍔聚斂之餘韓弘嚴猛之後王鍔鎮河東韓弘鎮宣武弘靖皆承其後斂力贍翻下同兩鎮喜其廉謹寛大故上下安之張弘靖之簡貴施之幷汴可也施之幽燕則敗矣　己未田弘正入朝上待之尤厚　戊辰陳許節度使郗士美薨以庫部員外郎李渤為弔祭使渤上言臣過渭南聞長源鄉舊四百戸今纔百餘戸閿鄉縣舊三千戸今纔千戸閿音旻其他州縣大率相似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戸稅攤於比鄰攤他干翻比音毗又毗至翻致驅迫俱逃此皆聚斂之臣剥下媚

上（斂力瞻翻）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而明年無魚）乞降詔書絕攤逃之弊盡逃户之産償税不足者乞免之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執政謂皇甫鎛惡烏路翻）渤遂謝病歸東都　癸酉吐蕃寇慶州（慶州隋弘化郡開皇十六年改為慶州以慶美取其嘉名漢歸德富平縣地舊志京師西北五百七十三里）營於方渠　朝廷議興兵討王弁恐青鄆相扇繼變（青鄆與兖海沂密本一鎮也故恐其相扇而動）乃除弁開州刺史遣中使賜以告身中使紿之曰開州計已有人迎候道路留後宜速發弁即日發沂州

導從尚百餘人(從才用翻)入徐州境所在滅之其衆亦稍逃散遂加以扭械(扭敕久翻)乘驢入關九月戊寅腰斬東市先是三分鄆兵以隸三鎮(此言鄆青沂分為三鎮之初先悉薦翻)及王遂死朝廷以為師道餘黨凶態未除命曹華引棣州兵赴鎮以討之沂州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使先入城慰安其餘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乃集衆而諭之曰天子以鄆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鄆人處左沂人處右(處昌呂翻下聚處同)既定令

沂人皆出因闔門謂郢人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為帥於此將士何得輒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無一得脫者門屏間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兵死之氣凝為赤霧

臣光曰春秋書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見昭十一年般音班彼列國也孔子猶深貶之惡其誘討也惡烏路翻況為天子而誘匹夫乎王遂以聚斂之才殿新造之邦殿多見翻鎮也用苛虐致亂王弁庸夫乘釁竊發也釁隙苟沂帥

得人戮之易於犬豕耳帥所類翻易以豉翻何必以天子詔書為誘人之餌乎且作亂者五人耳乃使曹華設詐屠千餘人不亦濫乎然則自今士卒孰不猜其將帥將帥何以令其士卒上下盻盻盻盻恨視也說文音五計翻孫奭音五禮翻又普莧翻如寇讐聚處處昌呂翻得間則更相魚肉間古莧翻更工衡翻惟先發者為雄耳禍亂何時而弭哉惜夫憲宗削平僭亂幾致升平幾鉅依翻其美業所以不終由茍徇近功不敦大信故也

甲辰以田弘正兼侍中魏博節度使如故弘正三表請留上不許弘正常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乙巳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羣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禄山反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

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鎛深恨之皇甫鎛自知以姦諂忝相位故深恨崔羣之言　冬十月壬戌容管奏安南賊楊清陷都護府安南都護府治交州殺都護李象古及妻子官屬部曲千餘人象古道古之兄也以貪縱苛刻失衆心清世為蠻酋象古召為牙將清鬱鬱不得志象古命清將兵三千討黄洞蠻黄洞蠻即西原蠻其屬黄氏者謂之黄洞蠻　清因人心怨怒引兵夜還襲府城陷之初蠻賊黄少卿自貞元以來數反覆數所角翻　桂管觀察使裴行立

數所角翻唐桂管管桂昭蒙富梧潯龔鬱林平琴賓澄繡象柳融等州容管經略使陽旻欲徼幸立功徼堅堯翻爭請討之上從之嶺南節度使孔戣屢諫曰此禽獸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上不聽大發江湖兵會容桂二管入討士卒被瘴癘死者不可勝計被皮義翻勝音升安南乘之遂殺都護行立旻竟無功二管彫弊惟戣所部晏然嶺南節度雖兼統五管而廣州所管自為巡屬劉昫曰廣州管韶循岡賀端新康封瀧恩春高藤義竇勤等州戣渠龜翻丙寅以唐州刺史桂仲武為安南都護赦楊清以為瓊州刺史　是歲吐蕃節

度論三摩等將十五萬衆圍鹽州党項亦發兵助之刺史李文悅竭力拒守凡二十七日吐蕃不能克靈武牙將史奉敬言於朔方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齎三十日糧深入吐蕃以解鹽州之圍叔良以二千五百人與之奉敬行旬餘無聲問朔方人以為俱沒矣以為與鹽州俱沒無何言無何時也奉敬自它道出吐蕃背吐蕃大驚潰去奉敬奮擊大破不可勝計當曰奮擊大破之殺獲不可勝計文意乃為明暢奉敬與鳳翔將野詩良輔涇原將郝玼皆以勇著名於邊吐

蓄憚之新舊書皆作史敬奉柳泌至台州驅吏民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泌知台州見上卷上年舉家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鎛李道古保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躁渴躁則到翻起居舍人裴潾上言以為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樂音洛自黄帝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轉相汲引其數浸繁借令天下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自

衒奇技驚衆者(伺相吏翻衒熒絹翻伎渠綺翻)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人五藏之所能勝也(藏徂浪翻勝音升)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記曲禮之言)乞令獻藥者先自餌一年則眞僞自可辨矣上怒十一月己亥貶潾江陵令　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德字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羣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鎛譖羣於上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賜與多

不時得又所給多陳敗也陳舊不可服用軍士怨怒流言欲為亂流言放言也李光顔憂懼欲自殺李光顔時帥邠寧遣人訴於上上不信京師恟懼羣具以中外人情上聞上聞時掌翻鎛密言于上曰邊賜皆如舊制而人情忽如此者由羣鼓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也上以為然十二月乙卯以羣為湖南觀察使於是中外切齒於鎛矣小人去君子以為自安之謀不知適所以自危也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好呼到翻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

沮之者（沮在呂翻）乃薦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狄兼謩才行（行戶孟翻）癸亥擢兼謩左拾遺內供奉（以資序尚淺未除正官令於左拾遺班內供奉猶監察御史裏行也）兼謩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中宗克復明辟（事見武后紀）儒衡泣訴於上且言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平一在武后時畏禍居嵩山修浮屠法累詔不起）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十五年春正月沂海兖密觀察使曹華請徙理兖州（自沂州徙治兖州）許之　義成節度使劉悟入朝　初左軍中尉吐突

承璀謀立澧王惲為太子惲粉於上不許及上寢疾承璀謀尚未息太子聞而憂之密遣人問計於司農卿郭釗釗曰殿下但盡孝謹以俟之勿恤其它釗太子之舅也釗音昭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年四十三時人皆言内常侍陳弘志弑逆考異曰實録但云上崩於大明宫之中和殿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内官陳弘志弑逆史氏諱而不書王守澄傳曰憲宗疾大漸内官陳弘慶等弑逆憲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討但云藥發暴崩新傳曰守澄與内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裴廷裕東觀奏記云宣宗追恨光陵商臣之酷郭太

后亦以此暴崩然兹事暧昧终不能测其虚实故但云暴崩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進潭劉承偕韋元素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賜左右神策軍士錢人五十緡六軍威遠人三十緡按新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左右神策號六軍今以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為神策軍賜錢既厚而復有六軍則明唐中世以後六軍也威遠别是一軍左右金吾人十五緡閏月丙午穆宗即位於太極殿東序是日召翰林學士段文昌等及兵部郎中薛放駕部員外郎丁公著對于思政殿

以嗣君即位于太極殿東序及下文輟西宮朝臨徵之中和殿思政殿疑皆在西內實錄言憲宗崩于大明宮之中和殿則在東內放戎之弟薛戎見二百三十五卷德宗貞元十六年公著撫州人皆太子侍讀也上未聽政放公著常侍禁中參預機密上欲以爲相二人固辭　丁未輟西宮朝臨西宮即西內大行在殯臣子朝夕臨臨哭也朝如字音陟遥翻臨力浸翻集羣臣於月華門外唐東西內皆有月華門西內則太極門內之東廂有日華門西廂有月華門東內則宣政殿東廊有日華門西廊有月華門貶皇甫鎛爲崖州司戶市井皆相賀　上議命相令狐楚薦御史中丞蕭俛辛亥以俛及段文昌皆爲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楚侻與皇甫鎛皆同年進士上欲誅鎛以其附吐突承璀欲立澧王也侻及宦官救之故得免壬子杖殺柳泌及僧大通自餘方士皆流嶺表貶左金吾將軍李道古循州司馬以其薦柳泌且保護之也癸丑以薛放為工部侍郎丁公著為給事中　乙卯尊郭貴妃為皇太后　丁卯上與羣臣皆釋服從吉用漢文帝遺制也　二月丁丑上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盛陳倡優雜戲於門內而觀之倡音昌　丁亥上幸左神策軍觀手搏雜戲庚寅監察御史楊虞卿上

疏以為陛下宜延對羣臣周徧顧問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趨七喻翻論政若訴寃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上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吳分湘南縣置衡山縣唐初屬潭州神龍三年度屬衡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二百三十里

壬辰廢邕管命容管經略使陽旻兼領之　安南都護桂仲武至安南楊清拒境不納清用刑慘虐其黨離心仲武遣人說其酋豪說式芮翻數月間降者相繼得兵七千餘人朝廷以仲武為逗遛甲午以桂管觀察使裴行

立為安南都護乙未以太僕卿杜式方為桂管觀察使
丙申貶仲武為安州刺史　丹王逾薨（逾代宗子）吐蕃寇
靈武　憲宗之末回鶻遣合達干來求昏尤切憲宗許
之三月癸卯朔遣合達干歸國　上見夏州觀察判官
柳公權書跡愛之辛酉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侍書學
士（使之侍書而已不使任代言之職）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
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公權公綽之弟也　辛未安南將士開城納桂仲武執

楊清斬之裴行立至海門而卒（海門鎮在白州博白縣東南卒子恤翻）復以仲武為安南都護　吐蕃寇鹽州　初膳部員外郎元稹為江陵士曹（憲宗元和五年元稹貶江陵士曹事見二百三十八卷）與監軍崔潭峻善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歌詩而善之及即位潭峻歸朝獻稹歌詩百餘篇上問稹安在對曰今為散郎（郎中謂之正郎員外郎謂之散郎散悉亶翻）夏五月庚戌以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唐制中書舍人六人一人知制誥開元初以它官掌詔敕策命謂之兼知制誥）朝論鄙之（朝直遥翻）會同僚食瓜於閣下（中書省曰鳳閣又有紫微閣）有青蠅

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以蠅喻稹）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庚申葬神聖章武孝皇帝于景陵（景陵在同州奉先縣西北二十里金熾山）廟號憲宗（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商之中宗高宗是也西漢以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猶彷彿古意東漢自明帝至桓帝廟號皆稱宗非古也唐十七宗今人所稱者三宗而已）　六月以湖南觀察使崔羣為吏部侍郎召對別殿上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事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七年）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崔羣之對詞氣和而正處送往事居之間當以為法）　太后居興慶宮每

朔望上帥百官詣宮上壽帥讀曰率宮上時掌翻上性侈所以奉

養太后尤為華靡淮西既平憲宗之攺衰矣況穆宗欲有以加之邪秋七月

乙巳以鄆曹濮節度為天平軍鄆音運濮博木翻鄆州古須句國秦為薛郡漢

為東平國隋置鄆州京師東北一千六百九十七里曹州漢濟陰國後魏置西兗州後周改曹州取古國名也京師東北一千四百五十三里濮州漢濟陰郡鄄城縣後魏置濮陽郡隋為濮州京師東北一千五百七十里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令狐楚坐為山陵使部吏盜官

物又不給工人傭直收其錢十五萬緡為羨餘獻之羨式

翻面怨訴盈路丁卯罷為宣歙池觀察使以史氏所書令狐楚此事言之

則罷相誠是也以宣宗之用令狐綯言之則罷楚為非矣觀史必有能辨其是非者宣州秦鄣郡地漢為丹陽郡順帝改為宣城郡隋為宣州京師東南三千五百五十一里歙州吳新都郡晉改新安郡隋為歙州京師東南三千六百六十七里池州漢石城縣地梁昭明太子以其水出魚美改名貴池唐置池州東至宣州三百五里歙書

八月癸巳發神策兵二千浚魚藻池魚藻池在魚藻宮程大昌曰禁池中有山山中建魚藻宮王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幸處不曾過而今池底休鋪錦菱葉雞頭漸漸多先皇謂德宗也自東內死玄化門入禁死魚藻宮在其西

戊戌以御史中丞崔植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己亥再貶令狐楚衡州刺史　上甫遇公除遵漢制三十七日釋服謂之公除按此時以二十七日公

易月也　除下所謂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九月欲以重陽大宴九月九日謂之重陽九陽數也故云貞元五年詔以二月一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為三令節任文武百寮選勝地追賞為樂拾遺李珏帥其同僚上疏曰伏以元朔未改珏古岳翻元朔未改謂未踰年也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即位園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謂公除易服為天下也而三年之慕内切於心不可變也遵同軌之會始離京左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告遠夷之使未復命唐制國有大喪遣使宣遺詔於四夷謂之告哀離力智翻使過遏密弛禁蓋為齊人書舜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國注遏絶也密静也齊人

猶言齊民為于偽翻合樂後庭事將未可上不聽　戊午加邠寧節度使李光顏武寧節度使李愬並同平章事　冬十月王承宗薨其下祕不發喪子知感知信皆在朝憲宗元和十三年王承宗以二子為質於朝事見上卷　諸將欲取帥於屬内諸州帥所類翻下同參謀崔燧以承宗祖母涼國夫人命告諭諸將及親兵涼國夫人蓋王武俊之妻立承宗之弟觀察支使承元承元時年二十考異曰舊傳作年十八按承元太和七年卒年三十三則於今年二十矣今從實錄　將士拜之承元不受泣且拜諸將固請不已承元曰天子遣中使

監軍有事當與之議及監軍至亦勸之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少少詩照翻欲使之攝軍務承元請盡節以遵忠烈之志王武俊封清河郡王謚忠烈諸公肯從之乎衆許諾承元乃視事於都將聽事聽讀曰廳都將聽事都知兵馬使之聽事也令左右不得謂已為留後委事於參佐密表請朝廷除帥庚辰監軍奏承宗疾亟弟承元權知留後并以承元表聞党項復引吐蕃寇涇州復扶又翻連營五十里辛巳遣起居舍人柏耆詣鎮州宣慰是年改恒州為鎮州避上名也壬午

羣臣入閤歐陽脩曰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朔望薦食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御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其不御前殿而御紫宸也乃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於衙者因隨而入見故謂之入閤程大昌曰宣政之左有東上閤宣政之右有西上閤二閤在殿左右而入閤者由之而入也西內太極宮兩儀殿左右有東西閤門而兩廊下有日華月華門其曰閤者即內殿也非真有閤也又曰西內太極殿北有兩儀殿即常日視朝之所太極殿兩廡有東西二上閤則是兩閤皆有門可入已又可轉北而入兩儀按程大昌言西內二閤門後說較為明白而宣政殿入閤則東內也諫議大夫鄭覃崔鄲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鄲音偃樂音洛畋遊無度今胡寇壓境謂吐蕃入寇也忽有急奏不

知乘輿所在乘繩證翻又晨夕與倡優狎暱倡音昌暱尼質翻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藏徂浪翻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不復使有司重斂百姓復扶又翻斂力贍翻時久無閤中論事者入閤諫官論事太宗之制也上始甚訝之訝驚疑也謂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上乃使人慰勞之勞力到翻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考異曰舊崔鄲傳曰上即位荒於禽酒坐朝常晚鄲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上甚嘉之畋遊稍簡杜牧鄲行狀曰穆宗皇帝春秋富盛稍以畋游聲色為事公晨朝正殿揮同列進而言曰十一聖之功德四海之大萬國之

衆之治之亂懸於陛下自山已東百城千里昨日得之今日失之西望戎壘距宗廟十舍百姓憔悴蓄積無有願陛下稍親政事天下幸甚誠至氣直天子為之動容斂袖慰而謝之按是時未失山東杜牧直取穆宗時事文飾以為鄭諫辭耳新傳承而用之皆誤也今從實録舊傳 覃珣瑜之子也鄭珣瑜永貞間為相

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樂音洛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此非佳事恐漸勞聖慮上曰何故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沈持林翻樂記獶雜子女鄭注曰獶或為優孔穎達曰獶雜謂獼猴也言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人無别也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

皆廢陛下能無獨憂勞乎願少加禁止乃天下之福也考異曰實録明年二月景子觀神策雜伎因云上嘗名公著問云云舊紀遂云共日上歡甚顧公著云云此誤也今因畢等諫荒事言之

癸未涇州奏吐蕃進營距州三十里告急求救以右軍中尉梁守謙為左右神策京西北行營都監將兵四千人并發八鎮全軍救之左右神策軍分屯近畿凡八鎮長武興平好畤普潤郃陽良原定平奉天也宋白所記與此稍異賜將士裝錢二萬緡以鄭王府長史邰同為太府少卿兼御史中丞充荅吐蕃請和好使鄭王經順宗子也將即亮翻緡彌巾翻鄭音詼長知兩翻少始照翻好呼到翻

使疏吏翻初祕書少監田泊入吐蕃為弔祭使按新書吐蕃傳帝即位遣田泊往告哀則以泊為告哀使非弔祭使吐蕃請與唐盟於長武城下泊恐吐蕃留之不得還唯阿而已還音旋唯于癸翻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既而吐蕃為党項所引入寇因以為辭曰田泊許我將兵赴盟於是貶泊郴州司戶党底朗翻泊其冀翻將即亮翻又音如字郴丑林翻成德軍始奏王承宗薨乙酉徙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以王承元為義成節度使劉悟為昭義節度李愬為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自魏博徙成德劉悟自義成徙昭義李愬初自武寧徙昭義尋改魏博又以

左金吾將軍田布為河陽節度使　渭州刺史郝玼數出兵襲吐蕃營所殺甚衆元和四年以原州之平涼縣置行渭州數所角翻　李光顔發邠寧兵救涇州考異曰舊傳光顔救涇州事在十四年今從實錄　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曰人給五十緡而不識戰鬬者彼何人邪謂上即位之賞也愠於問翻　常額衣資不得而前冐白刃者此何人邪洶洶不可止光顔親為開陳大義以諭之為于僞翻　言與涕俱然後軍士感悦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丙戌罷神策行營罷梁守謙之軍也　西川奏吐蕃寇雅州

辛卯鹽州奏吐蕃營於烏白池鹽州五原縣有烏白池唐時鹽州元管四池烏池白池瓦窑池細項池青白鹽池在鹽州北尋亦皆退　十一月癸卯遣諫議大夫鄭覃詣鎮州宣慰賜錢一百萬緡以賞將士王承元既請朝命諸將及鄰道爭以故事勸之承元皆不聽及移鎮義成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與柏耆召諸將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號戶刀翻承元出家財以散之擇其有勞者擢之謂曰諸公以先代之故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

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事見上卷元和十三年十四年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因涕泣不自勝且拜之勝音升大將李寂等十餘人固留承元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丁未承元赴滑州考異曰舊承元傳曰承元與柏耆召諸將於館驛諭之斬李寂等軍中始定舊鄭覃傳曰王承元移授鄭滑鎮之三軍留承元不能赴鎮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覃為宣諭使初鎮卒辭語不遜覃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按實錄辛亥田弘正奏今月九日王承元領兵二千人赴滑州計覃於時猶未能到鎮州作傳者推以為覃功耳今從承元傳將吏或以鎮州器用財貨行承元悉

命留之　上將幸華清宮戊午宰相率兩省供奉官詣

延英門兩省以中書門下言也兩省官自左右常侍以下至遺補起居郎舍人皆供奉官也延英門延英殿門三上表切諫且言如此臣輩當扈從從才用翻下同求面

對皆不聽諫官伏門下門下謂延英門下至暮乃退己未未明

上自複道出城幸華清宮自複道至興慶宮因而出城不欲出皇城使百官知之而扈從也獨公主駙馬中尉神策六軍使帥禁兵千餘人扈

從晡時還宮帥讀曰率　十二月己巳朔鹽州奏吐蕃千餘

人圍烏白池　庚辰西川奏南詔二萬人入界請討吐

蕃 癸未容管奏破黄少卿萬餘衆拔營柵三十六時少卿久未平國子祭酒韓愈上言臣去年貶嶺外謂貶潮州也熟知黄家賊事其賊無城郭可居依山傍險傍蒲浪翻自稱洞主尋常亦各營生急則屯聚相保比緣邕管經略使至比毗至翻多不得人德既不能綏懷威又不能臨制侵欺虜縛以致怨恨遂攻劫州縣侵暴平人或復私讐或貪小利或聚或散終亦不能為事言不能為大事也近者征討本起裴行立陽旻事見上十四年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

邀功求賞亦縁見賊未屯聚之時將謂單弱爭獻謀計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二萬餘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朝廷邕容兩管經此凋弊殺傷疾疫十室九空如此不已臣恐嶺南一道未有寧息之時自南討已來賊徒亦甚傷損察其情理厭苦必深賊所處荒僻處昌呂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為有益若因改元大慶謂即位踰年改元大赦其罪戾遣使宣諭必望風降伏仍為選擇赦天下

有威信者為經略使降戶江翻為于偽翻仍訪處置得宜處昌呂翻自然永無侵叛之事上不能用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上諱恒憲宗第三子

長慶元年春正月辛丑上祀圜丘赦天下改元河北諸道各令均定兩稅以河北諸鎮各奉圖請吏輸賦稅故令均定之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蕭俛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俛音免少詩沼翻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右之復扶又翻左音佐右音佑詔徵播詣京師俛

屢於延英力爭言播纎邪物論沸騰不可以汚台司汚烏故翻上不聽俛遂辭位巳未播至京師壬戌俛罷為右僕射俛固辭僕射二月癸酉改吏部尚書　盧龍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事見二百三十八卷憲宗元和五年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為祟數所角翻祟雖遂翻常於府舍飯僧數百飯扶晚翻使晝夜為佛事每視事退則處其中或處他室則驚悸不敢寐處昌呂翻悸其季翻晚年恐懼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化巳卯奏乞弃官為僧朔考異曰舊温造傳曰長慶元年奉使河朔稱旨遷殿中侍御史既而幽州劉總請

以所部九州聽朝旨穆宗選可使者或薦造乃拜起居舍人充太原幽州鎮州宣諭使造初至范陽劉總具櫜鞬郊迎乃宣聖旨示以禍福總俯伏流汗若兵加於頸矣及造使還總遂移家入覲按實錄長慶元年正月乙巳以造為太原鎮州等道宣慰使二月巳卯劉總奏乞為僧計造奉使尚未還三月癸亥總巳卒八月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溫造為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造前以京兆司錄宣慰兩河衆推其材故有是命舊傳誤也 仍乞賜錢百萬緡以賞將士 上面諭西川節度使王播令歸鎮播累表乞留京師會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段文昌請退壬申以文昌同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以翰林學士杜元穎為戶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播為刑

部尚書充鹽鐵轉運使元顈淹之六世孫也杜淹太宗朝為相

回鶻保義可汗卒　三月癸丑以劉總兼侍中充天平節度使以宣武節度使張弘靖為盧龍節度使　乙卯以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瀛莫觀察使玫莫杯翻丁巳詔劉總兄弟子姪皆除官大將僚佐亦宜超擢百姓給復一年復方目翻軍士賜錢一百萬緡　戊午立皇弟憬為鄜王悅為瓊王惇為沔王懌為婺王愔為茂王怡為光王協為淄王憺為衢王惋為澶王憬居永翻惇渠營翻愔挹淫翻憺徒覽翻又徒

濫翻悅烏貫翻澶時連翻皇子湛為景王涵為江王湊為漳王溶為安王瀍為穎王　劉總奏懇乞為僧且以其私第為佛寺詔賜總名大覺寺名報恩遣中使以紫僧服及天平節鉞侍中告身并賜之惟其所擇詔未至總已剃髮為僧將士欲遮留之總殺其唱帥者十餘人遮留者遮道而留行唱帥者作唱以率衆帥讀曰率夜以印節授留後張玘遁去張玘與總同謀殺其父兄者也及明軍中始知之玘奏總不知所在考異曰新傳總以節付張皐皐玘之兄為涿州刺史總之妻父也按貫録幽州留後張玘奏總以剃髮為僧不知所在然則不以節付皐也

癸亥卒于定州之境德宗貞元元年劉怦得幽州三世三十六年而滅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譏切事見二百三十七卷憲宗元和三年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牓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屬之欲翻下屬書同牓者書取中進士及第者取中進士謂之及第言其文學及等第也鄭朗覃之弟裴譔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楊殷士汝士之弟也

姓名而揭示之

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殊不公殊絶也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言皆公卿子弟無藝能也以關節得之唐人謂相屬請爲關節此語至今猶然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稹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覆審也再引試取中進士以審其實才曰覆試夏四月丁丑詔黜朗等十人考異曰鄭覃傳曰朗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此蓋言其始者登科耳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劍州刺史汝士開江令江州京師東南二千九百四十八里劍州京師南一千六百六十二里開江漢朐䏰縣地梁置漢豐縣西魏改曰永寧縣隋改曰盛山唐代宗廣德元年改曰開江帶開州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上必悟徽

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喪息浪翻）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紳敬玄之曾孫（李敬玄高宗朝為相）起播之弟也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更工衡翻）丙戌冊回鶻嗣君為登囉羽錄沒密施句主毗伽崇德可汗（按通鑑例回鶻新可汗未嘗書嗣君唐會要曰冊回鶻可汗為君登里囉羽錄密施勾主毗伽崇德可汗囉魯何翻）五月丙申朔回鶻遣都督宰相等五百餘人來逆公主　壬子鹽鐵使王播奏約榷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右拾遺李珏等上疏以為榷茶近

起貞元多事之際見二百三十四卷德宗貞元九年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横斂之目横戶孟翻斂力贍翻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不從　丙辰建王恪薨恪上之弟也　癸亥以太和長公主嫁回鶻公主上之妹也吐蕃聞唐與回鶻婚六月辛未寇青塞堡新書吐蕃傳作清塞堡　鹽州刺史李文悅擊却之戊寅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初劉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道請除張弘靖為節度使平薊媯檀為一道請除平盧節度使薛

平為節度使瀛莫為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為觀察使釋名曰幽州在北幽昧之地故曰幽西南至涿州一百二十里營州以營室分為名幽涿接境營州治柳城道里絕遠劉總奏以為一道必有說平州西至薊州二百里薊州西北至檀州二百十七里檀州西至嬀州二百五十里瀛州北至莫州一百一十里玫莫回翻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弘靖鎮河東見二百三十九卷憲宗元和十一年總與之鄰境幽并二鎮接壤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燕於賢翻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嵩之子薛嵩從史思明為將代宗初來降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玫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伉健

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伉口浪翻無所畀屈曰伉乞加奬拔使燕人有慕羡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征馬戰馬也然後削髮委去委弃也克融滔之孫也朱滔畔換於德宗之時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杜元穎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玫領之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等久羈旅京師至假匄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省匄居大翻乞也省悉景翻察也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

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先悉薦翻及弘靖至雍容驕貴肩輿於萬衆之中燕人訝之訝者見之而驚疑也燕於賢翻下同弘靖莊默自尊涉旬乃一出坐決事賔容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雍輩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出入傳呼甚盛或夜歸燭火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緡賜將士弘靖留其二十萬緡充軍府雜用雍輩復裁刻軍士糧賜復扶又翻繩之以法數以反虜詬責吏卒數所

角翻詬許候翻又古候翻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撫柔荒獷宣流德化適其俗修其政者易為功駭之以其所未嘗見懼之以其所未嘗聞鮮不速禍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一

謹案卷二百四十第二十九頁後八行會稽南部都尉理所刋本南訛東據漢書地理志及元和郡縣志改

卷二百四十一第一頁前八行仁壽元年刋本仁上行隋字今刪

第一頁後二行本漢贛榆縣地刋本榆訛餘據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改

第一頁後三行領義塘歸義懷仁三縣刋本塘訛

唐據魏書地形志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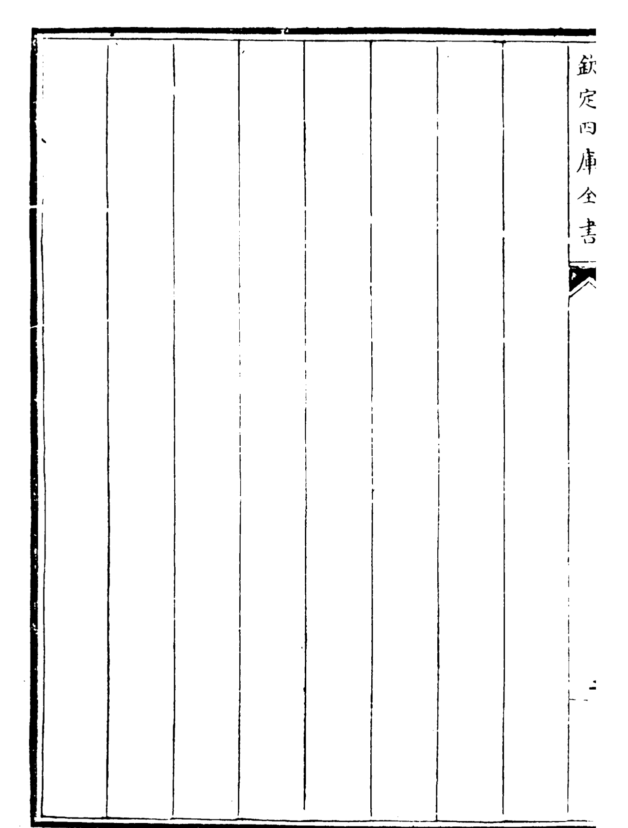
第二頁後四行若討擊防禦遊奕使副使刋本副下脫使字據唐六典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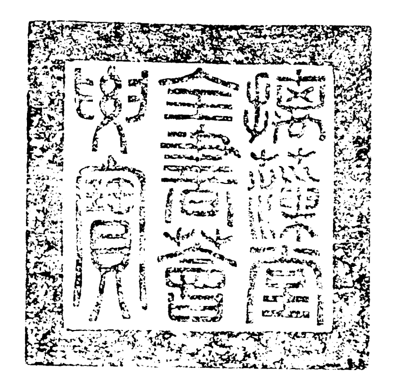
第七頁後六行仲春以木鐸脩火刋本脩訛狗據周禮改

第二十二頁後七行以它官掌詔敕策命刋本策訛未據新唐書百官志改

第二十三頁後五行漢濟陰郡鄄城縣刋本濟陰

郡訛東郡據漢書地理志及元和郡縣志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南光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二　二百四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二百二十八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二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唐紀五十八 起重光赤奮若七月盡玄黓攝提格凡一年有奇

穆宗睿聖文惠孝皇帝中

長慶元年秋七月甲辰韋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曳下欲於街中杖之河朔軍士不貫受杖不服 韋雍欲以柳公綽治京兆之體治幽燕然公綽行之則可肅清輦轂韋雍行之則名

禍興戎所居之地不同也貫讀曰慣雍以白弘靖弘靖命軍虞候繫治之治直之翻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將校不能制遂入府舍掠弘靖貨財婦女因弘靖於薊門館薊門館幽州驛館也殺幕僚韋雍張宗元考異曰舊傳作宗厚今從實錄崔仲卿鄭塤塤許元翻都虞候劉操押牙張抱元明日軍士稍稍自悔悉詣館謝弘靖請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不應軍士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軍中豈可一日無帥乃相與迎舊將朱洄奉以為留

後帥所類翻將即亮翻洄克融之父也時以疾廢臥家自辭老病請使克融為之衆從之或問當亂軍相率詣館謝弘靖之時弘靖若能以任迪簡行於中山者行之可以弭亂乎曰否迪簡能與其下同甘苦弘靖驕貴簡默弘靖婦女為兵所掠僚佐為兵所殺使燕人果能改心以事弘靖亦徒建節帥空名於悍將兇卒之上耳悍兇憑陵無所不至秪重辱而已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族滅衆共殺之考異曰實錄徹到職纔數日軍人不之殺與弘靖同館處之後數日軍人恐徹與弘靖為謀將移之它所徹自疑就戮因抗聲大罵復遇害舊傳曰續有張徹者自遠使迴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引置館中徹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為亂兵所殺韓愈徹墓誌曰徹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長慶二

年今牛宰相為中丞奏君為御史其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臣始至孤怯須彊佐乃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至數日軍亂怒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因其帥且相約張御史長者無庸殺置之帥所居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魁與其徒皆駭曰張御史忠義必為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以衆出君君出門罵衆曰汝何敢反前日吴元濟斬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餧狗鼠鴟鴞汝何敢反行且罵衆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絶罵衆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之以俟㨿舊傳徹以弘靖因時被殺實録云後數日墓誌云居月餘三書各不同按此月丁巳弘靖已貶官月餘則離幽州今從實録參以墓誌　余謂韓愈墓誌能紀張徹所以罵賊之言實録及舊傳能原張徹所以罵賊之心若其月日則考異已有所去取

矣

壬子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德皇帝赦天下　甲寅幽州監軍奏軍亂丁巳貶張弘靖爲賓客分司（貶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也）己未再貶吉州刺史（考異曰舊傳貶撫州刺史按明年乃改撫州今從實錄）庚申以昭義節度使劉悟爲盧龍節度使悟以朱克融方彊奏請且授克融節鉞徐圖之乃復以悟爲昭義節度使　辛酉太和公主發長安　初田弘正受詔鎮成德自以久與鎮人戰有父兄之仇（憲宗之世田弘正兩出兵攻鎮）乃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以自衛奏請度支供其

糧賜舊制諸鎮兵出境度支給其衣糧戶部侍郎判度支崔倰性剛褊無遠慮倰力以為魏鎮各自有兵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曽翻正四上表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七月歸卒於魏州王考異曰舊弘正傳庭湊傳云六月魏兵還鎮崔倰傳曰遣魏卒還鎮不數日而鎮州亂今從之倰沔之孫也沔崔開元初名臣弘正厚於骨肉兄弟子姪在兩都者數十人競為侈靡弘正兄弟子姪皆仕於朝分居東西兩都日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屬之欲翻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賜成德軍度支輦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

知兵馬使王庭湊本回鶻阿布思之種也庭湊曾祖五哥之驍果善鬬王武俊養以爲子故冒姓王氏阿布思者天寶中以反誅種章勇翻性果悍陰狡悍下罕翻又厓潛謀作亂每抉其細故以激怒之抉一決翻挑也尚以魏兵故不敢發及魏兵去壬戌夜庭湊結牙兵譟於府署殺弘正及僚佐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從才用翻下再從同庭湊自稱留後逼監軍宋惟澄奏求節鉞八月癸巳惟澄以聞朝廷震駭崔倰於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莫敢言其罪初朝廷易置魏鎮帥臣左金吾將軍楊元卿上

言以為非便又詣宰相深陳利害及鎮州亂上賜元卿白玉帶辛未以元卿為涇原節度使楊元卿以言驗受賞然無救於鎮州之亂者古之明君不徒賞言者而已其言可行必先從而行之瀛莫將士家屬多在幽州壬申莫州都虞候張良佐潛引朱克融兵入城刺史吳暉不知所在莫州北接幽薊故先陷癸酉王庭湊遣人殺冀州刺史王進岌分兵據其州魏博節度使李愬聞田弘正遇害素服令將士曰魏人所以得通聖化至今安寧富樂者樂音洛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是輕魏

以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寳劍玉帶遺之遺唯季翻曰昔吾先人以此劒立大勲謂平朱泚也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授公努力翦庭湊元翼以劒帶徇于軍報曰願盡死愬將出兵會疾作不果元翼趙州人也乙亥起復前涇原節度使田布為魏博節度使令乗驛之鎮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賔客訣曰吾不還矣悉屏去旌節導從而行屏必郢翻又甲正翻從才用翻未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

而入居于堊室被皮義翻號戶刀翻堊遏各翻白埴也按間傳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之喪居堊室孔穎達正義曰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論其正耳亦有斬衰不居倚廬者則雜記云大夫居倚廬士居堊室是士服斬衰而居堊室田布父為鎮人所殺寢苫枕戈之時也今居堊室蓋用士禮也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得錢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老者兄事之以田布所為宜可以得魏卒之心而卒不濟者人心已搖而布之威略不振也丙子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及監軍僚佐送幽州囚於客館王庭湊遣其將王立攻深州不克丁丑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各出兵臨成德之境若王庭

湊執迷不復宜即進討成德大將王儉等五人謀殺王庭湊事泄并部兵三千人皆死己卯以深州刺史牛元翼為深冀節度使（深州南至冀州八十五里）丁亥以殿中侍御史温造為起居舍人充鎮州四面諸軍宣慰使歷澤潞河東魏博橫海深冀易定等道諭以軍期造大雅之五世孫也（高祖起兵温大雅掌書翰）己丑以裴度為幽鎮兩道招撫使癸巳王庭湊引幽州兵圍深州　九月乙巳相州軍亂殺刺史邢濋（濋音楚）吐蕃遣其禮部尚書論訥羅來求盟庚

戌以大理卿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壬子朱克融焚掠易州淶水遂城滿城淶水漢涿郡遒縣地隋開皇元年以范陽為道更置范陽縣於此地六年改范陽曰固安八年廢十年又置永陽縣十八年又改為淶水周官職方其浸淶易蓋因淶水以名縣也淶音來遂城漢北新城縣地屬中山國後魏置南營州於其地置五郡十都後省併為昌黎一郡領永樂新昌二縣隋廢郡因舊有武遂縣置遂城縣唐屬易州宋以遂城縣置威虜軍金以縣置遂州以滿城縣屬保州

自定兩稅以來定兩稅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元年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其初詔百官議革其弊戶部尚書楊於陵以為錢者所以權百貨貿遷有無所宜流散貿音茂流散謂

錢流布於天下不應蓄聚今税百姓錢藏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新志云天寶末天下鑪九十九絳州三十楊潤宣鄂蔚皆十益郴皆五洋州三定州一蓋天寶末又加多於開元矣今纔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商賈之室賈音古及流入四夷又大歷以前淄青太原魏博貿易雜用鉛鐵嶺南雜用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錢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焉於虔翻今宜使天下輸税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積子賜翻及出塞者錢出邊關則流入於夷狄則錢日滋矣朝廷從之始令兩税

皆輸布絲纊獨鹽酒課用錢　冬十月丙寅以鹽鐵轉運使刑部尚書王播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使職如故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嘗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為鎮州四面行營都招討使左領軍大將軍杜叔良以善事權倖得進時幽鎮兵勢方盛諸道兵未敢進上欲功速成宦官薦叔良以為深州諸道行營節度使為杜叔良喪師張本以牛元翼為成德節度使　癸酉命宰相及大臣凡十七人與吐蕃論訥羅盟于城西遣劉元鼎與訥羅入

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吐蕃國有大相副相史因亦以宰相書之乙亥以沂州刺史王智興為武寧節度副使先是副使皆以文吏為之先悉薦翻上聞智興有勇略欲用之於河北故以是寵之為王智興逐其帥崔羣張本丁丑裴度自將兵出承天軍故關以討王庭湊承天軍當在遼州界故關即孃子關也宋朝廢遼州以平城和順二縣為鎮以并州之樂平平定二縣為平定軍二鎮屬焉以承天軍為寨屬平定縣平定唐之廣陽縣也按沈存中筆談鎮州通河東有兩路飛狐路在大茂山之西大茂山恒山之岑也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却自石門子冷水鋪入餅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自石晉割地與契丹以大茂山分脊為界此路已不通惟北寨西出承天關

路可至河東然路極峭狹宋白曰承天軍太原東鄙土門路所衝也朱克融遣兵寇蔚州媯州西南至蔚州二百四十里蔚紆勿翻戊寅王庭湊遣兵寇貝州己卯易州刺史柳公濟敗幽州兵於白石嶺敗補邁翻殺千餘人庚辰橫海軍節度使烏重胤奏敗成德兵於饒陽辛巳魏博節度使田布將全軍三萬人討王庭湊屯於南宮之南拔其二柵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於上每事咨訪焉元稹交結大閹變其素守憲宗之過也稹止忍翻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

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復扶又翻）妨已進取故度所奏畫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沮在呂翻壞音怪比毗至翻）以為逆豎構亂震驚山東（逆豎指王庭湊）等姦臣作朋撓敗國政（姦臣指元稹等撓奴教翻敗補邁翻屈也）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斷丁亂翻）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

無不憤忿憤懣也忿怒也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奬用方深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謀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參楚簪翻差楚宜翻參差不齊也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奸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與倖倖亦無讐嫌正以臣前請乘傳詣闕面陳軍事傳株戀翻乘傳乘驛馬也姦臣最所畏憚恐臣發其過百計止臣臣又請與諸軍齊進隨便攻討姦臣恐臣或有成功曲加阻礙逗遛日時進退皆受羈牽羈馬絡頭也牽牛紖也諭

以牛馬動為人所制意見悉遭蔽塞塞悉則翻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于此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陛下儻未信臣言乞出臣表使百官集議彼不受責臣當伏辜表三上上時掌翻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癸未以弘簡為弓箭庫使稹為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為相稹及于方張本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為于偽翻御史中丞

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不才者無過温衣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擒制有才之人安禄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横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時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諸軍倚重胤獨當幽鎮東南（横海當鎮州之東幽州之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以杜叔良為横海節度使徙重胤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靈武節度使李進誠奏敗吐蕃三千騎於大石山下（敗補邁翻大石山在魯州東南）

魯州六胡州之一也在靈夏西河曲之地　十一月辛酉淄青節度使薛平奏突將馬廷崟作亂伏誅崟魚音翻時幽鎮兵攻棣州平遣大將李叔佐將兵救之刺史王稷供饋稍薄軍士怨怒宵潰推廷崟為主行且收兵至七千餘人徑逼青州城中兵少不敵平悉發府庫及家財召募得精兵二千人逆戰大破之斬廷崟其黨死者數千人考異曰河南記曰韓國公之節制青州也長慶元年詔徵數道兵馬且問罪於常山平盧發二千餘人駐于無棣臨當回戈青州所駐兵部內隊長有馬士端者殺其首領遂驅所部士卒兼招名迫脅比到博昌已萬餘人便謀入青州有日矣韓公聞

之便議除討大將等進計曰彼賊者兇頑一卒無經遠之謀可令給以尚書已赴闕庭三軍將吏皆延頸以待留後賊必信之懈然無備可伏甲而虜之韓公大然其策於是賊心不復疑貳翌日引兵而來遂於城北三十餘里三面伏兵賊衆果陷於我圍信旗一麾步騎雲合賊衆驚擾不知所為悉皆降伏遂令投戈釋甲驅入青州矯令還家待以不死遂條其數目明立簿書三千二千各屯一處霜刀齊發蟻衆湯消二萬餘人同命一日賊帥馬士端潰圍奔走尋於鄒平渡口追獲磔於城北於是具列其狀以上聞旋除左僕射據實錄作馬廷崟舊傳作馬狼兒河南記作馬士端今名從實錄事從舊傳明年二月平加僕射舊傳云封魏國公河南記作韓公恐誤

横海節度使杜叔良將諸道兵與鎮人戰遇敵輒北鎮人知其無勇常先犯之十二月庚午監軍謝良

通奏叔良大敗於博野博野漢涿郡蠡吾縣之地後漢分置博陵縣後魏改為博野唐屬深州宋為永寧軍治所宋白曰雍熙四年於博野縣置寧邊軍失亡七千餘人叔良脫身還營喪其旌節喪息浪翻丁丑義武節度使陳楚奏敗朱克融兵於望都及北平望都漢縣屬中山郡張晏曰都山在縣南堯母慶都所居堯山在縣北登堯山望見都山故以望都為名北齊併望都入北平唐武德四年復置望都縣屬定州九域志縣在州東北六十里北平亦漢古縣唐屬定州九域志在州北九十里宋白曰定州北平縣漢曲逆縣地後漢改蒲陰後魏孝昌中於今縣東北二十里置北平郡於北平城唐為北平縣按漢志北平縣屬中山國敗補邁翻斬獲萬餘人戊寅以鳳翔節度使李光顏為忠

武節度使兼深州行營節度使代杜叔良　自憲宗征伐四方國用已虚上即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勢不能支藏徂浪翻支持也當也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乙酉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平盧當作盧龍　戊子義武奏破莫州清源等三柵斬獲千餘人柵側革翻

二年春正月丁酉幽州兵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嚴

弓高縣宋朝為永靜軍地先悉薦翻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旦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詬許候翻又古候翻賊諜知之諜達協翻他日偽遣人為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遽内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史言唐宦者陵轢守禦捍敵之臣使之失守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上言以為自幽鎮逆命朝廷徵諸道兵計十七八萬考異曰白集作七八十萬計無此數恐是十七八萬誤耳四面攻圍已踰半年王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粮道不通下博深州飢窮日急深州西南皆逼於王庭湊惟恃弓高以通横海之餉弓高既陷粮道遂梗九域志弓高東至滄州一百二十里西北至深

州二百里蓋由節將太衆其心不齊莫肯率先遞相顧望又朝廷賞罰近日不行未立功者或已拜官已敗衂者不聞得罪衂女六翻既無懲勸以至遷延若不改張改張猶更張也董仲舒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改絃而更張之乃可鼓也必無所望請令李光顔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解深邢重圍深邢當作深州重直龍翻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全軍兼招討舊職西面壓境壓鎮州之境觀釁而動若乘虛得便即令同力翦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欵降戶江翻如此則夾

攻以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吏自生變故（謂賊之麾下將有誅逆而效順者）又請詔光顔選諸道兵精銳者留之其餘不可用者悉遣歸本道自守土疆盖兵多而不精豈唯虛費衣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撓奴巧翻敗補邁翻陳讀曰陣）今既祇留東西二帥（謂令裴度居西李光顔居東）請各置都監一人諸道監軍一時停罷如此則衆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令報王庭湊殺弘正之讐）今領全師出界供給度支（言仰供給於度支）數月已來都不進討非田布固欲如此抑

有其由聞魏博一軍屢經優賞自田弘正舉魏博一軍歸朝其後代恒平蔡平鄆朝廷犒賞優厚兵驕將富莫肯為用況其軍一月之費計實錢二十八萬緡若更遷延將何供給此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若兩道止共留兵六萬所費無多兩道謂河東橫海既易支持易以豉翻自然豐足今事宜日急其間變故遠不可知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況有司迫於供軍百端歛率不許即用度交闕盡許則人心無憀指言將有建中之禍而微其辭憀落蕭翻無憀賴也自古安

危皆繫於此伏乞聖慮察而念之疏奏不省白居易之論事李絳之流亞鄭顧憲穆有用不用耳省悉景翻巳亥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至下博盡為成德軍所掠時諸軍匱乏供軍院所運衣糧往往不得至院此時供軍院置於行營者謂之北供軍院度支自南供軍院運以給之乘繩證翻在塗為諸軍邀奪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所得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為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為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奚人也世為魏將魏與幽鎮本

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心布以魏兵討鎮軍於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士驕惰無鬬志又屬大雪（屬之欲翻）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租賦以供軍（魏博貝衛澶相六州也）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給朝廷（言仰給於朝廷也）今尚書刮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已肥國六州之人何罪乎憲誠陰蓄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之（以衆情諭火火本有熾烈之性鼓鞴以吹之搖扇以扇之則愈熾烈矣間古莧翻）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庚子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

八千人還魏壬寅至魏州癸卯布復召諸將議出兵復扶又翻諸將益偃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以之謂行田承嗣李寶臣之事也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即日作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即就也伏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然者忠臣義士皆為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號戶刀翻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啟父靈孝子之喪其親也設几筵朝夕具盥洗上飲食事之如生俗謂之靈筵抽刀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

死（刺七亦翻）憲誠聞布已死乃諭其衆遵河北故事衆悅擁憲誠還魏奉為留後戊申魏州奏布自殺己酉以憲誠為魏博節度使憲誠雖喜得旄鉞外奉朝廷然內實與幽鎮連結　庚戌以德州刺史王日簡為横海節度使日簡本成德牙將也壬子貶杜叔良為歸州刺史王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裴度以河東軍臨其西李光顔以横海諸軍營其東陳楚以易定軍逼其北是三面救之）皆以乏糧不能進雖李光顔亦閉壁自守而已軍士自采薪芻日給不過陳米一勺

陳舊也經年之米為陳米勺職略翻又時灼翻周禮梓人為飲器勺一升按一升之勺乃飲器也非以量米凡量十勺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以量言之則一人日給一勺之陳米有餓死而已作史者蓋極言其匱乏猶武成血流漂杵之語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甲子以庭湊為成德節度使軍中將士官爵皆復其舊以兵部侍郎韓愈為宣慰使上之初即位也兩河略定蕭俛段文昌以為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或以逃或以死除其籍俛音免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為

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呼火故翻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少詩沼翻皆臨時名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軍者亦置中使監陳監古銜翻陳讀曰陣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度徒洛翻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

由驛路行取間道而行由驛路則馬為所掠故也故雖以諸道十五萬之衆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顔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為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凑以節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史極言唐再失河朔之由若以三叛得節之時言之須有先後復扶又翻朱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及盧士玫去年七月朱克融囚張弘靖八月囚盧士玫

盧士玫

丙寅以牛元翼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左神策行

營樂壽鎮兵馬使清河傅良弼為沂州刺史樂壽鎮即置於深州樂壽縣樂音洛以瀛州博野鎮遏使李寰為忻州刺史良弼寰所戍在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脅良弼寰不從各以其衆堅壁賊竟不能取故賞之誘音酉丙子賜横海節度使王日簡姓名為李全略　辛巳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植罷為刑部尚書以工部侍郎元稹同平章事考異曰實錄以御史中丞牛僧孺為户部侍郎翰林學士李德裕為御史中丞舊李德裕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黄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

以用兵為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怨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恒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自學士出為御史中丞按德裕元和中歷清要非為不調此際元稹入相逢吉在淮南豈能排擯德裕蓋出於德裕黨人之語耳今不取

癸未加李光顏橫海節度滄景觀察使其忠武深州行營節度如故以横海節度使李全略為德棣節度使時朝廷以光顏懸軍深入饋運難通故割滄景以隸之王庭湊雖受旌節不解深州之圍丙戌以知制誥東陽馮宿為山南東道節度副使權知留後垂拱二年分烏傷縣

置東陽縣取舊郡名以名縣也屬婺州九域志在州東一百五十五里仍遣中使入深州督牛元翼赴鎮裴度亦與幽鎮書責以大義朱克融即解圍去王庭湊雖引兵少退猶守之不去元稹惡裴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庭湊而罷兵丁亥以度為司空東都留守平章事如故考異曰舊紀傳皆云度守司徒為東都留守實錄此云司徒後領淮南及拜相皆云司空新書度自檢校司空為守司空東都留守及領淮南乃為司徒蓋實錄此月誤紀傳遂因之新傳後云司徒亦誤今據實錄除淮南及拜相制書自此至罷相止是守司空舊裴度傳又曰元稹為相請上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按此月甲子雪廷湊辛巳稹為相蓋稹未為

相時勸上也諫官爭上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散蘇但翻上乃命度入朝然後赴東都以靈武節度使李聽為河東節度使初聽為羽林將軍有良馬上為太子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帥所類翻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　昭義監軍劉承偕恃恩憲宗之崩也劉承偕預有援立穆宗之功故恃恩陵轢節度使劉悟轢郎狄翻數衆辱之數所角翻衆辱者於衆中慢辱之也又縱其下亂法陰與磁州刺史張汶謀縛悟送闕下以汶代之悟知

之諷其軍士作亂殺汶圍承偕欲殺之汶音問幕僚賈直言入責悟曰公所為如是欲効李司空邪此軍中安知無如公者李師道為司空賈直言舊僚屬也故猶稱其官言李師道悖逆劉悟倒戈取師道而得節鉞今悟効師道所為昭義軍中亦將有効悟所為而取節鉞者使李司空有知得無笑公於地下乎悟遂謝直言救免承偕囚之府舍考異曰實錄監軍劉承偕頗恃恩侵權嘗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必為其困辱矣軍衆因亂悟不止之遂擒承偕殺其二傔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新劉悟傳曰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悟即撝兵退匿

承偕因之新直言傳張問作張汶杜牧上李司徒書亦云其軍大亂殺磁州刺史張汶又云汶既因依承偕謀殺悟悟自取軍人忌怒遂至大亂蓋軍士圍承偕必出於悟志及奏朝廷則云軍衆所為耳今承偕名從實録汶名從杜書

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優假將卒以求姑息三月壬辰詔神策六軍使及南牙常參武官南牙常參武官十六衛上將軍大將軍將軍也具由歴功績牒送中書量加奬擢由者得官之由歴者所歴職任量音良其諸道大將久次及有功者悉奏聞與除官應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舊額不得輒有減省於是商賈胥吏賈音古爭賂藩鎮牒補

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朝直遥翻唐末藩鎮列將帶朝銜者著之朝籍）奏章委積士大夫皆扼腕歎息（腕烏貫翻）武寧節度副使王智興將軍中精兵三千討幽鎮節度使崔羣忌之奏請即用智興為節度使不則名詣闕除以它官（不讀曰否）事未報智興亦自疑會有詔赦王庭湊諸道皆罷兵智興引兵先期入境羣懼遣使迎勞（先悉薦翻勞力到翻）且使軍士釋甲而入智興不從乙巳引兵直進徐人開門待之智興殺不同已者十餘人乃入府牙見羣及監軍（見賢遍翻）拜伏曰軍衆

之情不可如何為羣及判官從吏具人馬及治裝為于偽翻從才用翻下同治直之翻皆素所辦也遣兵衛從羣至埇橋而返埇余隴翻考異曰實錄羣累表請追智興授以它官事未行詔班師智興帥衆斬關而入舊智興傳亦同舊羣傳則曰羣以智興早得士心表請因授智興旌鉞寢不報智興回戈城內皆是父兄開關延入今兼取之遂掠鹽鐵院錢帛埇橋有鹽鐵院及諸道進奉在汴中者謂諸道進奉船在汴河中者幷商旅之物皆三分取二史言唐下陵上慢無復紀綱丙午加朱克融王庭湊檢校工部尚書上聞其解深州之圍故褒之然庭湊之兵實猶在深州城下韓愈既行衆

皆危之詒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言止之勿使遽入鎮者君之仁不畏死而徑往致命者臣之義也遂往至鎮庭湊拔刃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材故賜之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邪甲士前曰先太師為國擊走朱滔王武俊贈太師擊走朱滔見二百三十二卷德宗興元元年為于偽翻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

遠邪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仕宦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雖在孩提皆為美官田弘正之從成德也進兼中書令子孫為美官見上卷憲宗元和十四年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為節度使見上卷元和十五年冠古玩翻劉悟李祐今皆為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庭湊恐衆心動麾之使出恐其衆聞愈言而心動有如劉悟李祐者謂愈曰侍郎來韓愈時為兵部侍郎故稱之欲使庭湊何為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者不少少詩沼翻但朝廷顧大體不可弃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

湊曰即當出之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牛元翼將十騎突圍出（幾居豈翻）深州大將臧平等舉城降庭湊責其久堅守殺平等將吏百八十餘人　戊申裴度至長安見上謝討賊無功先是上詔劉悟送劉承偕詣京師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上問度宜如何處置（處昌呂翻下同）度對曰承偕在昭義驕縱不法臣盡知之悟在行營（謂討王承宗在行營）時與臣書具論其事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軍中持悟書去云欲自奏之不知嘗奏不（奏不讀曰否）上曰朕殊不知也

且悟大臣何不自奏對曰悟武臣不知事體然今事狀籍籍如此（顏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臣等面論陛下猶不能決況悟當日單辭豈能動聖聽哉（單辭一人之言）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對曰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詔書具陳承偕驕縱之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為陛下效死（為于偽翻）非獨悟也上俛首良久曰（俛音免）朕不惜承偕然太后以為養子今兹囚繫太后尚未知之況殺之乎卿更思其次度乃與王播等奏請流

承偕於遠州必得出言既明底其罪則悟必釋承偕上從之後月餘悟乃釋承偕　李光顏所將兵聞當留滄景皆大呼西走呼火故翻西走欲歸許州光顏不能制因驚懼成疾己酉上表固辭橫海節乞歸許州許之李光顏本忠武節度使許州忠武軍治所　考異曰舊光顏傳曰光顏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盡弃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歸鎮朝廷果以討賊無功而赦庭湊今從實錄　壬子以裴度為淮南節度使餘如故餘官如故也　加劉悟檢校司徒餘如故自是悟浸驕欲效河北三鎮魏鎮幽為河北三鎮招聚不逞不逞者欲為非而不得逞志者也

章表多不遜 裴度之討幽鎮也回鶻請以兵從(從才用翻)朝議以為不可遣中使止之回鶻遣其臣李義節將三千人已至豐州北却之不從詔發繒帛七萬匹以賜之甲寅始還(還音旋又如字) 王智興遣輕兵二千襲濠州丙辰刺史侯弘度弃城奔壽州 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戊午制留度輔政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播同平章事代度鎮淮南仍兼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寰帥其衆三千出博野(帥讀曰率) 王庭湊遣兵追之寰

與戰殺三百餘人庭湊兵乃還餘衆二千猶固守博野朝廷以新罷兵力不能討徐州巳未以王智興為武寧節度使　復以德棣節度使李全略為横海節度使李光顔既還許州故全略復鎮横海　夏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甲戌以傅良弼李寰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上言官自糶鹽糶它弔翻可以獲利一倍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所由綰掌官物之吏也事必經由其手故謂之所由　又乞令宰相領鹽鐵使又請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殿丁

練翻又乞檢責所在實戶據口團保團保者團結戶口使之互相保識給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又行此策後富商大賈或行財賄邀截喧訴其為首者所在杖殺連狀人皆杖脊連狀人謂連名告狀者也詔百官議其可否兵部侍郎韓愈上言以為城郭之外少有見錢少詩紹翻見賢遍翻下同糶鹽當屬上句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賖貸徐還鬻物而緩取直曰賖貸借也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糶列物而鬻之謂之鋪鋪普故翻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

如何更有倍利又若令人吏將鹽家至而戶糶必索百姓供應索山客翻供應言各供其物以應官吏所須也騷擾極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人君憂民有不得其生者故置守令以撫字之是其職在分憂也豈可惟以鹽利多少為之升黜不復考其理行復扶又翻理行猶言治行也行戶孟翻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戶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韋處厚議以為宰相處論道之地處昌呂翻書曰三公論道經邦雜以鹺務鹺才何翻記曲禮曰鹽曰鹹鹺實非

所宜竇參皇甫鎛皆以錢穀為相名利難兼卒蹈禍敗竇參事見德宗紀皇甫鎛事見憲宗紀卒子恤翻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訐謂為首告訐者杖殺連名者杖脊也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強其兩翻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矣事遂寢考異曰實錄因三月壬寅平叔遷戶部侍郎事遂言變鹽法及處厚駁議按韓愈時奉使鎮州猶未還又壬寅三月十一日愈論鹽法狀云奉今月九日敕不知其何月也今附於四月之末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刺史自以所守州為當州陛下奈何於大旱

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邕州人不樂屬容管廢邕管入容管見上卷元和十五年樂音洛刺史李元宗以吏人狀授御史使奏之容管經略使嚴公素聞之遣吏按元宗擅以羅陽縣歸蠻酋黃少度羅陽當在西原羈縻縣也蓋裴行立攻黃洞時得之而元宗擅以歸之也酋慈由翻五月壬寅元宗將兵百人并州印奔黃洞

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傅于方欲以奇策干進和王綺順宗子言於元稹請遣客王昭于友明考異曰實錄作于友明後作于啟明舊元稹傳作王友明今從實錄之初及新書間說賊黨使出元翼間古莧翻說式芮翻

仍賂兵吏部令史偽出告身二十通（文官告身賂吏部令史偽為之武官告身賂兵部令史偽為之）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元稹方圖進取而先與兵吏部令史為偽曾是以為相業乎）有李賞者知其謀乃告裴度云方為稹結客刺度（為于偽翺）度隱而不發賞詣左神策告其事（考異曰舊裴度傳曰初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足能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為兵部尚書度既復知政事而魏弘簡劉承偕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醫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內官皆為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裴度按惡度者不過元稹與宦官彼欲害度其術甚多何必名逢吉人如所謀則稹當獲罪非所以害度也又逢吉若使李賞告

之下御史按鞫賞急必連引逢吉非所以自謀也蓋賞自告耳非逢吉教令也丁巳詔左僕射韓皐等鞫之　戊午幽州節度使朱克融進馬萬匹羊十萬口而表云先請其直充犒賞史言朱克融玩弄朝廷　三司按于方刺裴度事皆無驗六月甲子度及元稹皆罷相度為右僕射稹為同州刺史以兵部尚書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党項寇靈州渭北掠官馬先寇靈州遂及渭北也　諫官上言裴度無罪不當免相元稹與于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壬申削稹長春宮使長春宮在同州

元積以出刺兼使今削之吐蕃寇靈武庚辰鹽州奏党項都督拔跋萬誠請降党底朗翻拔跋當作拓跋降戶江翻壬午吐蕃寇鹽州戊子復置邕管經略使復扶又翻初張弘靖為宣武節度使弘靖代韓弘見上卷憲宗元和十四年屢賞以悅軍士府庫虛竭李愿繼之性奢侈賞勞既薄於弘靖時勞力到翻又峻威刑軍士不悅愿以其妻弟竇瑗典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惡烏路翻牙將李臣則等作亂秋七月壬辰夜即帳中斬瑗頭因大呼呼火故翻府中響應愿與一子踰城奔鄭州汴州西至

鄭州一百五十里　亂兵殺其妻推都押牙李夰為留後夰古拜翻考異曰實録戊戌汴州監軍使奏六月四日夜軍亂節度使李愿踰城以遁新紀亦云六月癸亥李夰反逐李愿按李愿若以六月四日夜被逐不應至此月十日方奏到疑實録十字誤為六蓋紀止用此奏到日今從愿傳

七月四日　丙申宋王結薨結順宗子　戊戌宣武監軍奏軍亂

庚子李夰自奏巳權知留後　乙巳詔三省官與宰相議汴州事三省官自遺補舍人丞郎以上皆以為宜如河北故事授李夰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巳今若并汴州弃之則是江淮以南皆非國家有也杜元頴張平叔爭之曰

奈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潁三州各上奏請别命帥三州皆宣武巡屬帥所類翻上大喜以逢吉議為然遣中使詰三州宣慰逢吉因請以將軍徵介入朝以義成節度使韓充鎮宣武充弘之弟素寛厚得衆心韓弘鎮宣武二十餘年將士懷之其弟又以寛厚得衆故逢吉請以代介脫介旅拒則命徐許兩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徐帥王智興許帥李光顔充必得入矣上皆從之丙午貶李愿為隨州刺史隨州古隨國漢為隨縣江左為隨郡西魏置隨州京師東南一千三百八十八里以韓充為宣武節度兼

義成節度使徵李㝏為右金吾將軍㝏不奉詔宋州刺史高承簡斬其使者㝏遣兵二千攻之陷寧陵襄邑宋州西至汴州二百八十五里寧陵州西四十五里襄邑州西微北宋州有三城賊已陷其南城承簡保北二城與賊十餘戰癸丑忠武節度使李光顏將兵二萬五千討李㝏屯尉氏尉氏在汴州西南許州東北兖海節度使曹華聞㝏作亂不俟詔即發兵討之㝏遣兵三千人攻宋州適至城下丙辰華逆擊破之丁巳李光顏敗宣武兵於尉氏敗補邁翻下同斬獲二千餘人八月辛酉

大理卿劉元鼎自吐蕃還元鼎去年使吐蕃甲子韓充入汴境軍于千塔千塔當在汴州北武寧節度使王智興與高承簡共破宣武兵斬首千餘級餘衆遁去壬申韓充敗宣武兵於郭橋九域志汴州祥符縣有郭橋鎮斬首千餘級進軍萬勝九域志汴州中牟縣有萬勝鎮初李㝏既為留後以都知兵馬使李質為腹心及㝏除將軍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㝏疽發於首遣李臣則等將兵拒李光顔於尉氏既而官軍四集兵屢敗㝏疾甚悉以軍事屬李質屬之欲翻臥於家丙子質與監

軍姚文壽擒介殺之詐為介牒追臣則等至皆斬之執介四子送京師韓充未至質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物力不能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弊以遺吾帥（遺唯李翶帥所類翶）即命罷給而後迎充丁丑充入汴癸未以韓充專為宣武節度使以曹華為義成節度使高承簡為兖海沂密節度使加李光顏兼侍中以李質為右金吾將軍韓充既視事人心粗定乃密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并父母妻子

悉逐之曰敢少留境内者斬於是軍政大治除亂而去其根則亂無從生矣

九月戊子朔浙西觀察使京兆竇易直易治直吏翻鼓奏大將王國清作亂伏誅初易直聞汴州亂而懼欲散金帛以賞軍士或曰賞之無名恐益生疑乃止而外已有知之者故國清作亂易直討擒之并殺其黨二百餘人考異曰舊易直傳曰時江淮旱水淺轉運司錢帛委積不能漕國清指以為賞激諷州兵謀亂先事有告者乃收國清下獄其黨數千人大呼入獄中篡取國清而出之因欲大剽易直登樓謂將吏曰能誅為亂者每獲一人賞千萬衆喜倒戈擊亂黨擒國清等三百餘人皆斬之今從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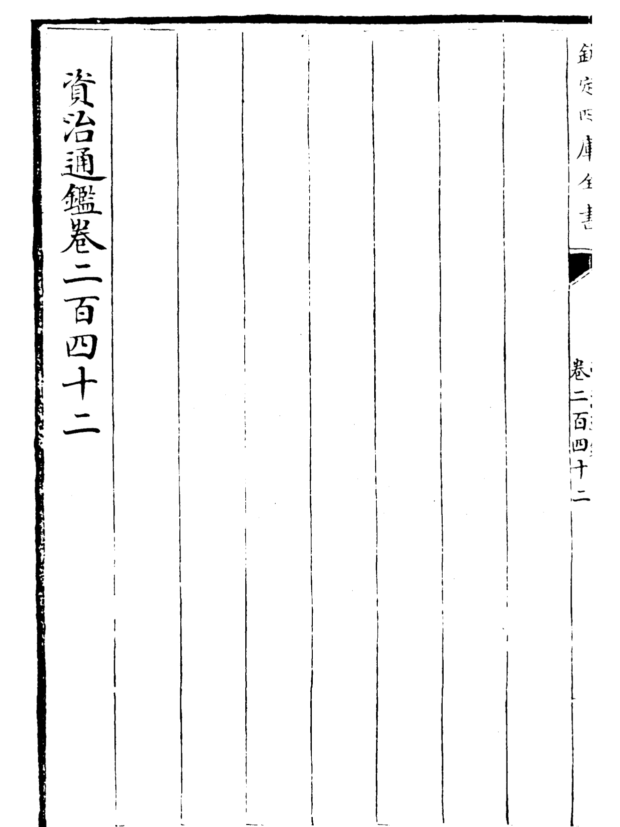
德州刺史

王稷承父鍔餘貲家富厚橫海節度使李景略利其財李景略當作李全略丙申密教軍士殺稷屠其家納其女為妾以軍亂聞象有齒而焚其身賄也王鍔僅能免其身而禍鍾其子君子是以知守富之難朝廷之討李㝏也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魏博史憲誠表請授㝏旌節又於黎陽築馬頭為度河之勢附河岸築土植木夾之至水次以便兵馬入船謂之馬頭見文恪辭禮倨慢及聞㝏死辭禮頓恭曰憲誠胡人譬如狗雖被捶擊終不離主耳捶止蘂翻離力智翻冬十一月庚午皇太后幸華清宮辛未上自複道

幸華清宮遂畋于驪山即日還宮太后數日乃返　丙子集王緗薨緗順宗子　庚辰上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因得風疾不能履地自是人不聞上起居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且請入見見賢遍翻十二月辛卯上見羣臣於紫宸殿御大繩牀程大昌演繁露曰今之交牀制本自虜來始名胡牀隋以讖有胡改名交牀唐穆宗於紫宸殿御大繩牀見羣臣則又名繩牀矣余按交牀繩牀今人家有之然二物也交牀以木交午為足足前後皆施横木平其底使錯之地而安足之上端其前後亦施横木而平其上横木列竅以穿繩條使之可坐足交午處復為圓穿貫之以鐵斂之可

挾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牀繩牀以板為之人坐其上其廣前可容膝後有靠背左右有托手可以閣臂其下四足著地悉去左右衛官去羌呂翻獨宦者十餘人侍側人情稍安李逢吉進言景王已長請立為太子裴度請速下詔副天下望既而兩省官亦繼有請立太子者癸巳詔立景王湛為皇太子考異曰劉軻牛羊日歷曰穆宗不愈宰臣議立敬宗為皇太子時牛僧孺獨懷異圖欲立諸子僧孺乃昌言於朝曰梁守謙王守澄將不利於上又使楊虞卿漢公輩宣言于外曰王守澄欲謀廢立又令其徒於街衢門牆上施牓每於穆宗行幸處路傍或死內草間削白而書之冀謀大亂其兇險如此此出于朋黨之言不足信也上疾浸瘳是歲初行宣明歷

憲宗即位司天徐昂上新歷曰觀象起元和二年用之然無蔀章之數至於發斂啟閉之候循用舊法測驗不合上立以累世纘緒必更歷紀乃詔日官改撰歷名曰宣明其氣朔發斂日躔月離皆因大衍舊術晷漏交會則稍增損之



資治通鑑卷二百四十二